





列傳門傳  
寬新欵戰功  
多而削成侯  
功少與傳叙  
傳連用屬字  
叙削功連用  
別字及破之  
字文體變化  
與樊鄴滕淮  
相類非太史  
公不能作也  
漢書仍其文  
所剛潤說者  
乃謂與傳原  
缺皆後人林  
漢書補之耶  
茅坤曰傳新  
以下俱詳將  
先次戰功必  
繫以從字為  
案

傳靳蒯成列傳第三十八

史記九十八

陽陵侯傳寬以魏五大夫騎將從為舍人起橫陽索隱曰按橫陽邑名在韓

從攻安陽杠里擊趙賁軍於開封及擊楊熊曲遇陽武斬首十

二級賜爵卿從至霸上沛公立為漢王漢王賜寬封號共德君

從入漢中遷為右騎將從定三秦賜食邑雕陰徐廣曰蜀上郡從擊項

籍待懷服虔曰待懷賜爵通德侯從擊項冠周蘭龍且所將卒斬

騎將一人赦下徐廣曰赦倉之下益食邑屬淮陰索隱曰張晏云信時

之擊破齊歷下軍擊田解屬相國參殘博索隱曰博太山縣也益食邑因

定齊地剖符世世勿絕封為陽陵侯二千六百戶除前所食為

齊右丞相備齊張晏曰特田橫五歲為齊相國正義曰為齊悼惠王劉肥相

四月擊陳豨屬太尉勃以相國代丞相噲擊豨一月徙為代相



王維禎曰看  
太史傳傳新  
諸將可見高  
帝賞功臣最  
急

王維禎曰以  
傳叙事甚有  
法  
委約言曰以  
與項同起  
中消其戰功  
若絕銅道張  
項取韓信  
并將皆同  
故所將皆新  
身生得別擊  
寺帳日亦同  
按以傳叙  
戰功以敘  
計未仍以  
數德之必  
又一格

國將屯如淳曰既為州國有警則將卒而屯守也案律謂勒兵而守曰屯。索隱曰孔文祥云邊境有屯兵寬為代相國兼領屯後因二歲為代丞相將屯。孝惠五年卒。謚為景侯。子須侯精立。二十四年卒。子共侯則立。十二年卒。子侯偃立。二十一年坐與淮南王謀反死國除。

信武侯斬歙。以中涓從起宛胸。攻濟陽。破李由軍。擊秦軍亳南。

開封東北斬騎十人。將一人。徐廣曰將一作侯首五十七級。捕虜七十

三人。賜爵封號臨平君。又戰藍田北。斬車司馬二人。張晏曰主官車騎

長一人。首二十八級。捕虜五十七人。至霸上。沛公立為漢王。賜

歙爵建武侯。遷為騎都尉。從定三秦。別西擊章平軍於隴西。破

之。定隴西六縣。所將卒斬車司馬侯各四人。騎長十二人。從東

擊楚。至彭城。漢軍敗。還保雍丘。去擊反者王武等。略梁地。別將

擊邢說軍。張晏曰特起兵者也留南。徐廣曰今日考城。索隱曰留音災破之。身得說都尉

二人。司馬侯十二人。降吏卒四千六百八十人。破楚軍滎陽東

三年。賜食邑四千二百戶。別之河內。擊趙將賁郝。音肥軍朝歌

破之。所將卒得騎將二人。車馬二百五十匹。從攻安陽。以東至

棘蒲。下七縣。別攻破趙軍。得其將司馬二人。侯四人。降吏卒二

千四百人。從攻下邯鄲。別下平陽。徐廣曰鄴有平陽城身斬守相。所將卒

斬兵守郡守各一人。孟康曰將兵郡守降鄴。從攻朝歌邯鄲。及別擊破

趙軍。降邯鄲郡六縣。還軍敖倉。破項籍軍成皐南。擊絕楚饗道。

起滎陽至襄邑。破項冠軍魯下。略地東至繒郟下邳。索隱曰地理志繒屬

海南至蘄竹邑。索隱曰二邑名擊項悍。濟陽下。還擊項籍。陳下。破之。別

定江陵。降江陵柱國大司馬以下八人。身得江陵王。索隱曰共敖子共尉



按興德最戰功

生致之雒陽。因定南郡。從至陳。取楚王信。剖符世世勿絕。定食四千六百戶。號信武侯。以騎都尉從擊代。攻韓信平城下。還軍東垣。有功。遷為車騎將軍。并將梁趙齊燕楚車騎。別擊陳豨。丞相敞破之。索隱曰：小顏云：侯敞也。因降曲逆。從擊黥布有功。益封。定食五千三百戶。凡斬首九十級。虜百三十二人。別破軍十四。降城五十九。定郡國各一。縣三十二。得王柱國各一人。二千石以下至五百石三十九人。高后五年。歿。卒。謚為肅侯。子亭代侯。二十一年。坐事國人過律。索隱曰：事役使也。謂使人違律數多也。孝文後三年。奪侯國。除蒯成侯。緜者。索隱曰：案二卷云：蒯鄉在城父縣。音裝。漢書作蒯。從蒯從邑。今本作管。蒯之蒯非也。沛人也。姓周氏。常為高祖參乘。以舍人從起沛。至霸上。西入蜀。漢還。定三秦。食邑池陽。正義曰：雍州涇陽縣西北。池陽故城。東絕甬道。從出度平陰。遇淮

才坤曰：興德無離上心。弟泣留行。忠愛踴然。

陰侯兵。襄國軍。乍利乍不利。終無離上心。徐廣曰：蒯成侯表云：遇淮陰侯軍。襄國楚

漢約分鴻溝以緜為信。武侯戰不利。不敢離上。以緜為信武侯。食邑三千三百戶。高祖

十二年。以緜為蒯成侯。除前所食邑。上欲自擊陳豨。蒯成侯泣

曰：始秦攻破天下。未嘗自行。今上常自行。是為無人可使者乎。

楊慎曰：語近婦人。上以為愛我。賜入殿門。不趨。殺人不死。至孝文五年。

緜以壽終。謚為貞侯。子昌代侯。有罪。國除。至孝景中二年。封緜

子居代侯。徐廣曰：表云：孝景中元年。封緜子。應為鄂侯。謚康中二年。侯居立。至元鼎三年。居為

太常有罪。國除。歸有光曰：傳蒯不類補者。

太史公曰：陽陵侯傳寬信武侯。斬歙。皆高爵。徐廣曰：一無高字。又一本皆從高祖。

從高祖起山東。攻項籍。誅殺名將。破軍降城。以十數。未嘗困辱

此亦天授也。蒯成侯周緜。操心堅正。身不見疑。上欲有所之。未



劉辰翁曰以傷心語者愛不得不混矣

嘗不垂涕。此有傷心者。徐廣曰此然可謂篤厚君子矣。

索隱述贊曰陽陵信武結髮從漢動叶人謀功實天贊定齊破項我軍常冠崩成委質夷險不亂主上稱忠人臣扼腕

傳斬崩成列傳第二十八

史記評林卷之九

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

史記九十九

劉敬者齊人也。唐順之曰敬傳只敘四事皆古今大事漢五年

戍隴西。過洛陽高帝在焉。婁敬脫輓輅。孟康曰輓音胡格反輓音晚。索隱曰輓者塗

也輓者鹿車前橫木二人前輓一人後推之。衣其羊裘。見齊人虞將軍曰。臣願見上

言便事。虞將軍欲與之鮮衣。婁敬曰。臣衣帛。衣帛見。衣褐衣褐

見終不敢易衣。於是虞將軍入言上。上召入見。賜食。已而問婁

敬。婁敬說曰。陛下都洛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婁敬曰。

陛下取天下。與周室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郟。積德累善。十

有餘世。公劉避桀居豳。太王以狄伐。故去豳。杖馬箠居岐。國人

爭隨之。及文王為西伯。斷虞芮之訟。始受命。呂望伯夷自海濱

來歸之。武王伐紂。不期而會孟津之上。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

黃帝曰披劉敬脫輓輅羊裘見天子曰衣帛衣帛見衣褐衣褐見與其質實不狗流借已可覘其胸中之所挾持者矣功都長安逆規虜情皆藉落出人意料惟結和親約能免一時之急未免遺方世之弊耳王世貞曰有德易亡凡和會然也謂長安亡難乎秦何陽亡易乎周何以七百故四海而朝宗京可無叛蔡



矣四海而土  
崩金湯脫矣  
卯室曰周公  
之十洛以中  
不以險亦必  
以不險孟子  
曰固國不以  
山谿之險以  
險者非也易  
曰王公設險  
以守其國以  
不險者非也

矣遂滅殷成王即位周公之屬傅相焉廼營成周洛邑以此為  
天下之中也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  
則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周務以德致人不欲依阻險令後世  
驕奢以虐民也楊慎曰南宮遼子曰昔周成王之上居成周也  
其命龜曰予一人兼有天下辟就百姓敢無中  
土乎使予有罪則四方伐之及周之盛時天下和洽四夷鄉風  
無難得也婁敬之說本此  
慕義懷德附離而並事天子莊子曰附離不以膠漆也○不屯  
索隱曰案謂使離者相附也  
一卒不戰一士八夷大國之民莫不賓服効其貢職及周之衰  
也分而為兩天下莫朝周不能制也非其德薄也而形勢弱也  
今陛下起豐擊沛收卒三千人以之徑往而卷蜀漢定三秦與  
項羽戰滎陽爭成臯之口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  
腦塗地父子暴骨中野不可勝數哭泣之聲未絕傷痍者未起

軍份曰書即  
日見高帝從  
諫如轉圜  
何孟春曰韓  
生說項羽都  
關中不免見  
殺而妾敬以  
功高祖得封  
進言之難如  
此

而欲比隆於成康之時臣竊以為不侔也且夫秦地被山帶河  
四塞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具也因秦之故資甚美膏  
腴之地此所謂天府者也師古曰府聚也萬物所聚○呂祖謙  
曰敬所談秦之形勢乃周之形勢也  
蓋豐鎬本文武之西  
周而秦竊據之耳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之故地可  
全而有也夫與人鬪不搯其肱張晏曰肱喉嚨也  
索隱音胡浪反拊其背未能  
全其勝也今陛下入關而都滎秦之故地此亦搯天下之肱而  
附其背也高帝問群臣群臣皆山東人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  
世即亡不如都周上疑未能決及留侯明言入關便即日車駕  
西都關中於是上曰本言都秦地者婁敬婁者乃劉也賜姓劉  
氏拜為郎中號為奉春君索隱曰按張晏云春為歲之始  
以其首謀都關中故號奉春君漢七  
年韓王信反高帝自往擊之至晉陽聞信與匈奴欲共擊漢上



康海曰以高帝之明達少長兵間顧不足知何奴之情益刻敬之忠反遠誠然向之所遣使上重知有所不才而帝不才已非矣又死之極刑

大怒使人使匈奴匈奴匿其壯士肥牛馬但及老弱及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可擊上使劉敬復往使匈奴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夸矜見所長今臣往徒見羸瘠老弱此必欲見短伏竒兵以爭利愚以為匈奴不可擊也是時漢兵已踰匈注二十餘萬兵已業行上怒罵劉敬曰齊虜以口舌得官今乃妄言沮吾軍械繫敬廣武遂往至平城匈奴果出竒兵圍高帝白登七日然後得解高帝至廣武赦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吾皆以斬前使十輩言可擊者矣廼封敬二千戶為關內侯號為建信侯高帝罷平城歸韓王信亡入胡當是時冒頓為單于兵彊控弦三十萬應劭曰數引也數苦北邊上患之問劉敬劉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未可以武服也冒頓殺父代立妻群母以力為

仁愛人之實獨蔽于以耶既知冒頓後父妻群母不而曰不義說大父抗禮亦王維慎曰劉敬說漢都關中定万世之安是矣徒開東雍宗名家也塞又其智也他故和親之端為方世耻可恨耳董份曰其言似善策然敬所云殺父妻群母則又何有于大父哉使當時即是而論則不待折以辭而自窮矣

威未可以仁義說也獨可以計久遠子孫為臣耳然恐陛下不能為上曰誠可何為不能顧為柰何劉敬對曰陛下誠能以適長公主妻之厚奉遺之彼知漢適女送厚蠻夷必慕以為闕氏生子必為太子代單于何者貪漢重幣陛下以歲時漢所餘彼所鮮數問遺因使辯士風諭以禮節冒頓在固為子壻死則外孫為單于豈嘗聞外孫敢與大夫抗禮者哉兵可無戰以漸臣也按敬創此說其甲中若陛下不能遣長公主而令宗室及後宮詐稱主公彼亦不肯貴近無益也高帝曰善欲遣長公主呂后日夜泣曰妾唯太子一女柰何棄之匈奴上竟不能遣長公主而取家人子名為長公主妻單于使劉敬往結和親約劉敬從匈奴來因言匈奴河南白羊樓煩王張晏曰白羊匈奴國名。索隱曰河南者



唐順之曰備胡都關中兩事結案在史

按傳內廷都使房和親從大姓皆漢物大也公只知史四事而敬之切業自見矣

茅坤曰小論中希世二字一篇精神所注也按二世雖其處通心臣事之矣

案在朔方之河南舊並匈奴去長安近者七百里輕騎一日一夜奴地也今亦謂之新秦中劉辰翁曰新破少民與百萬可地具又自相忤故知說士不足憑可以至秦中秦中新破少民肥饒可益實夫諸侯初起時非齊諸田楚昭屈景莫能興今陛下雖都關中實少人北近胡寇東有六國之族宗彊一日有變陛下亦未得高枕而卧也臣願陛下徒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後及豪桀名家居關中無事可以備胡諸侯有變亦足率以東伐此彊本弱末之術也上曰善廼使劉敬徙所言關中十餘萬口

叔孫通者薛人也秦時以文學徵待詔博士數歲陳勝起山東使者以聞二世召博士諸儒生問曰楚戍卒攻斬入陳於公如何博士諸生三十餘人前曰人臣無將將即反罪死無赦瓚曰將謂

鼠竊之對與指鹿何異太史公首次以而通之希世取容可察見矣董份曰守尉捕論之說可資大憲蓋滑稽之甚者也國事至矣昏極矣

按以專寫叔孫通希世免利與時變化用茅坤曰數字轉折間叔孫槩葉可見張之象曰二世暴虐將軍馮劫等進諫而下吏自殺叔孫通諛言承順乃得脫

逆亂願陛下急發兵擊之二世怒作色叔孫通前曰諸生言皆非也夫天下合為一家毀郡縣城鑠其兵示天下不復用且明主在其上法令具於下使人人奉職四方輻輳安敢有反者此特群盜鼠竊狗盜耳何足置之齒牙間郡守尉今捕論何足憂二世喜曰善盡問諸生諸生或言反或言盜於是二世令御史案諸生言反者下吏非所宜言諸言盜者皆罷之廼賜叔孫通帛二十四匹衣一襲索隱曰案國語謂之一解杜預云衣單復具云稱也拜為博士叔孫通已出宮反舍諸生曰先生何言之謾也通曰公不知也我幾不脫於虎口廼亡去之薛薛已降楚矣及項梁之薛叔孫通從之敗於定陶從懷王懷王為義帝徙長沙叔孫通留事項王漢二年漢王從五諸侯入彭城叔孫通降漢王漢王敗而西因竟從



虎口利害不  
同如以但人  
臣事君當致  
其身寧為鴻  
劫而死元為  
叔通而生也  
王維禎曰叔  
孫弟子以不  
得進竊罵至  
後得官則稱  
為聖人先言  
必後言彼文  
有貫串

漢叔孫通儒服漢王憎之廼變其服服短衣楚製索隱曰案孔  
便事非儒者衣服高祖漢王喜叔孫通之降漢從儒生弟子百  
楚人故從其俗裁製餘人然通無所言進專言諸故群盜壯士進之弟子皆竊罵曰  
事先生數歲幸得從降漢今不能進臣等專言大猾何也叔孫  
通聞之廼謂曰漢王方蒙矢石爭天下諸生寧能關乎故先言  
斬將搃旗之士墳曰拔取曰搃楚辭諸生且待我我不忘矣漢  
王拜叔孫通為博士號稷嗣君徐廣曰蓋言其德業足以繼蹤  
義曰稷漢五年已并天下諸侯共尊漢王為皇帝於定陶叔孫  
通就其儀號高帝悉去秦苛儀法為簡易群臣飲酒爭功醉或  
妄呼拔劍擊柱高帝忌之叔孫通知上益厭之也說上曰天儒  
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高

董份曰叔孫  
通雖陋然兩  
生言亦未究  
其本也夫天  
下不可一日  
无禮樂所謂  
禮樂者禮者  
及其成功耳  
若必待百年  
而後設則百  
年之前所為  
治者何事哉  
但言叔孫非  
其人而得矣  
王維禎曰叔  
孫弟子以不  
得進竊罵至  
後得官則稱  
為聖人先言  
必後言彼文  
有貫串

帝曰得無難乎叔孫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  
人情為之節文者也故夏殷周之禮所因損益可知者謂不相  
復也臣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為之令易知度  
吾所能行為之於是叔孫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魯有兩生  
不肯行邵寶曰二生尚矣然則禮與其興也寧廢乎禮廢於繁  
何不可哉苟簡且易漢高未必不從也通不以簡易量主而曰  
以尊重逢君故秦儀是采秦苛既除而驕復蹈之此通罪也曰  
公所事者且十主皆而諛以得親貴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  
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吾不  
忍為公所為公所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無汙我叔孫通笑  
曰若真鄙儒也不知時變遂與所徵三十人西及上左右為學  
者與其弟子百餘人為綿葛徐廣曰表位標準音子外反駟案  
如淳曰置設綿索為習隸處葛謂



劉辰翁曰必與美人青兵法無異

按師古云欲叙其下儀如先言茅坤曰興儀直行至今日大抵皆秦官舊也而三代以前其上下同休矣消歇矣興可見為同以禮自白有可

董份曰陳次歷上雖未嘗至關廷者亦可以想漢儀矣

黃震口按叔孫通所事日十王皆面諛取親貴既起朝儀得高帝心然後出直

以茅翦樹地為纂位春秋傳曰置茅蒨也。索隱曰韋昭云引繩為綿立表為纂賈逵云束茅以表位為蒨又纂文云蒨今之纂字包愷野外習之月餘叔孫通曰上可試觀上既觀使行禮音即悅反

曰吾能為此廼令群臣習隸索隱曰隸亦習也言異會十月漢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群臣皆朝十月索隱曰小顏云漢以十月為正故行朝歲之禮史家追書十月也案諸書

並云十月為歲首不言以十月為正儀按此便是漢朝儀注最簡盡先平明謂者治禮引以次入殿門廷中陳車騎步卒衛宮設兵張旗志

徐廣曰傳言趨索隱曰案小顏傳聲教入殿下郎中俠陛陛數一作幟者皆令趨趨疾行致敬也

百人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以次陳西方東鄉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鄉大行設九賓臚句傳索隱曰蘇林云上傳語告下云大行掌賓客之禮今謂之鴻臚也九賓則周禮九儀也謂公侯伯子男孤卿大夫士也漢依此以為臚傳以次傳令上也臚

於是皇帝輦出房百官執職傳徐廣曰一作幟。索隱曰職音幟傳警者漢儀云帝

輦動則左右侍帟陛者繩警是也。按漢書作執戟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

賀自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肅敬至禮畢復置法酒索隱曰姚氏云進止有禮也古人飲酒不過三爵君臣百拜終日諸侍坐殿上皆伏

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置酒無敢謹譁失禮者於是高帝曰吾乃今

日知為皇帝之貴也乃拜叔孫通為太常賜金五百斤叔孫通

因進曰諸弟子儒生隨臣久矣與臣共為儀願陛下官之高帝

悉以為郎叔孫通出皆以五百斤金賜諸生諸生乃皆喜曰叔孫生誠聖人也知當世之要務漢九年高帝徙叔孫通為太子太傅漢十二年高祖欲以趙王如意易太子叔孫通諫上曰昔者晉獻公以驪姬之故廢太子立奚齊晉國亂者數十年為天



言諫易太子  
然向使高帝  
未老呂后不  
強度如意可  
攘太子位又  
安知不反其  
說以阿意耶  
隨時上下委  
曲取容名垂  
為儒非委敬  
比矣  
茅坤曰叔孫  
通一生賴有  
此着  
王維禎曰諫  
正易太子反  
諫立原廟所  
謂大直若曲  
道固委蛇也  
茅坤曰叔孫  
通一生賴有  
此着  
然竟諫易太  
子數語宗上  
然有正氣

按師古云  
諸說皆非  
謂從高帝  
陵寢出衣  
冠游于高  
廟每月一  
為之  
董份口叔孫  
通所謂逢君  
之過者使人  
主西園睡臥  
通實教之  
茅坤曰按此  
亦以文王之  
過希世餘波  
處  
王維禎曰叔  
孫通生醜果以  
飾出奔何哉  
何維祺曰老  
子洪德希云  
大直若屈夫  
巧若拙叔孫  
先仕秦既而  
降漢故大史  
公曰大直若

下笑。秦以不早定扶蘇，令趙高得以詐立胡亥，自使滅祀。此陛下所親見。今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呂后與陛下攻苦食啖，徐曰：攻猶今人言擊也。啖一作淡。其可背哉！陛下必欲廢適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汙地。高帝曰：公罷矣，吾直戲耳。叔孫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振動。柰何以天下為戲？高帝曰：吾聽公言，及上置酒，見留侯所招客從太子入見，上乃遂無易太子志矣。高帝崩，孝惠即位，乃謂叔孫生曰：先帝園陵寢廟，群臣莫能習，徒為太常定宗廟儀法。及稍定漢諸儀法，皆叔孫生為太常所論著也。孝惠帝為東朝長樂宮，關中記曰：長樂宮本秦之及問往來，數蹕煩人。索隱曰：韋昭云：蹕，止人行也。長樂未乃作復道。韋昭曰：閣道也。方築武庫南，叔孫生奏事，因請問曰：陛下何自

築復道。高寢衣冠月出游高廟。高廟漢太祖，柰何令後世子孫乘宗廟道上行哉？應劭曰：月出高帝衣冠備法，駕名曰游衣冠。藏在高寢月出游於高廟，其道值所作復道，故言乘宗廟道上行。孝惠帝大懼，曰：急壞之。叔孫生曰：人主無過舉，今已作，百姓皆知之。今壞此，則示有過舉。願陛下為原廟渭北，衣冠月出游之，益廣多宗廟，大孝之本也。按長君過而輕用民力，叔孫真盜儒哉。上乃詔有司立原廟。原廟起以復道，故孝惠帝曾春出游離宮。叔孫生曰：古者有春嘗果，方今櫻桃熟，可獻願陛下出，因取櫻桃獻宗廟。上乃許之。諸果獻由此興。太史公曰：語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臺榭之榱，非一木之枝也。三代之際，非一士之智也。信哉！夫高祖起微細，定海內，謀計用兵，可謂盡之矣。然而劉敬脫輓輅，一說建萬世之安，智豈



任道固委蛇也後漢荀爽自自隱居李就董卓之辟而欲有為于其間故范曄作傳亦後太史公語為贊云

可專邪。叔孫通希世度務。制禮進退。與時變化。卒為漢家儒宗。  
大直若誦。音道固委蛇。音移蓋謂是乎。

索隱述贊曰：履精衆，幹裘引一狐委，輅獻說，歸，陳書自帝始，貴車駕西都，既安太子，又和匈奴，奉春稷嗣其功，可圖。丘濬曰：嗚呼！周室孔文之盛，至是不可復觀矣。夫禮莫備于周，孔子所謂監於二代，郁乎文是也。秦起西戎，一切以法從事，鳥知所謂禮哉！叔孫通幸遇高祖創業之初，而有起朝儀之機會，不能訪求遺老於此之時，講明三代之故，以立一代之制，顧乃區區以秦儀雜就之，遂使成周之全典不復見於當時，亡秦之陋制得以傳於後世，噫！可恨也夫。

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

史記評林卷之九十九

季布欒布列傳第四十

史記一百

唐順之曰：逐段叙段多有結。茅坤曰：季布為項羽將，必多戰功，太史因傳其任俠，遂略之。

季布者，楚人也。為氣任俠，師古曰：任謂任使其氣力，俠之言俠也。以權力輔人也。如淳曰：相與信為任。同是非為俠，所謂權也。有名於楚。項籍使將兵，數窘漢王。及項羽滅高祖，購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及三族。季布匿濮陽周氏。

周氏曰：劉辰翁曰：此周氏是能獨聞漢購將軍急迹，且至臣家，將軍能聽臣，臣敢獻計，即不能願先自到。季布許之，乃髡鉗季布。

衣褐衣，置廣柳車中。服虔曰：東郡謂廣轍車為柳。鄧展曰：皆館車也。車上覆為柳。索隱曰：載以喪車，欲人不知也。李奇曰：大牛

之。宋家心知是季布，乃買而置之田，誠其子曰：田事聽此奴。必與同食。朱家乃乘軺車之洛陽。索隱曰：案謂軺車一馬車也。見汝陰侯滕公。

滕公留朱家飲數日，因謂滕公曰：季布何大罪，而上求之急也。

按并與其家僮賣之，古人用心深厚如此。按乘一馬車見其急也。



董份曰古之俠者不獨制貴勢之人雖人主亦欲制之現朱家數言誠大俠也至引子胥事嘻其矣

按兩心知字一意皆史氏揣摩之言

王整曰太史公識高筆力亦高在史等

程一校曰季布推則為季乃子長妙心所發言外有別旨

滕公曰布數為項羽窘上上怨之故必欲得之朱家曰君視季布何如人也曰賢者也朱家曰臣各為其主用季布為項籍用職耳項氏臣可盡誅邪今上始得天下獨以已之私怨求一人何示天下之不廣也且以季布之賢而漢求之急如此此不北走胡即南走越耳夫忌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荆平王之墓也君何不從容為上言邪汝陰侯滕公心知朱家大俠意季布匿其所乃許曰諾待間果言如朱家指上乃赦季布當是時諸侯皆多季布能摧剛為柔朱家亦以此名聞當世季布召見謝上拜為郎中孝惠時為中郎將單于嘗為書嫚吕后不遜吕后大怒召諸將議之上將軍樊噲曰臣願得十萬眾橫行匈奴中諸將皆阿吕后意曰然季布曰樊噲可斬也夫高帝將

按師古不既引見而罷令還郡也

倪思口進退知與本唯自言氣動詞直足成千古寫至默懸良久而得一語佳處正在特字君臣真態于興可見

兵四十餘萬眾困於平城今噲奈何以十萬眾橫行匈奴中面欺且秦以事於胡陳勝等起于今創痍未瘳噲又面諛欲搖動天下是時殿上皆恐太后罷朝遂不復議擊匈奴事季布為河東守孝文時人有言其賢者孝文召欲以為御史大夫復有言其勇使酒難近索隱曰因酒縱性謂之使酒即酣酒也至留邸一月見罷季布因進曰臣無功竊寵待罪河東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無所受事罷去此人必有以毀臣者夫陛下以一人之譽而召臣一人之毀而去臣臣恐天下有識聞之有以闕陛下也上默然慚良久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布辭之官楚人曹丘生辯士數招權顧金錢孟康曰招來也以金錢事權貴而求得其形勢以自炫耀也文穎曰事權貴也與通勢以其所有幸較請託金錢以自顧事貴人趙同等徐廣曰漢書作趙談



王九思曰季布為曹丘生所收只是其好者乃墮其計耳  
黃蒙曰季布面折廷爭決斬樊噲殿上皆惡其剛直可知矣曹丘生數招推顧金錢事貴人趙談等與曹長君善布以曹長君善美及固亦善美及曹丘來見世謂其得志梁楚間亦有揚其名于天下其奸佞取媚亦就所以待耳為布者當如衣蓋之絕

司馬遷以其與竇長君善季布聞之寄書諫竇長君曰吾聞曹丘生非長者勿與通及曹丘生歸欲得書請季布張晏曰欲使實長君為介於布竇長君曰季將軍不說足下足下無往固請書遂行使人先發書季布果大怒待曹丘曹丘至即揖季布曰楚人諺曰得黃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諾足下何以得此聲於梁楚間哉且僕楚人足下亦楚人也僕游揚足下之名於天下顧不重邪何足下距僕之深也季布乃大說引入留數月為上客厚送之季布名所以益聞者曹丘揚之也季布弟季心徐廣曰一作子氣蓋關中遇人恭謹為任俠方數千里士皆爭為之死嘗殺人亡之與從表絲匿索隱曰益字絲長事表絲弟高灌夫籍福之屬嘗為中司馬索隱曰漢書作中尉到都不收不加禮少年多時時竊籍其名以行

富人可也顧乃大說引為上客布至矣何謬哉  
董份曰叙丁公事以見季布忠于項王且明高祖賞不記仇罰不私德布以忠丁以殺又為忠不忠之戒茅坤曰附丁公只因高帝不殺季布上帶出來  
張之象曰季布之忠豈有怨而必用丁公之不忠豈有德而心斬書附于其見高帝善用賞罰也  
按季布布車諾亦布輕死非為氣任俠者不

當是時季心以勇布以諾著聞關中季布母弟丁公為楚將晉灼曰楚漢春秋云薛人名固丁公為項羽逐窘高祖彭城西短兵接高祖急顧丁公曰兩賢豈相厄哉於是丁公引兵而還漢王遂解去及項王滅丁公謁見高祖高祖以丁公狗軍中丁公為項王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者廼丁公也遂斬丁公曰使後世為人臣者無效丁公  
樂布者梁人也始梁王彭越為家人時嘗與布游索隱曰謂居職也窮困貨傭於齊為酒人保漢書音義曰酒家作保傭也可保信故謂之保數歲彭越也夫之巨野中為盜而布為人所略賣為奴於燕為其家主報仇燕將臧荼舉以為都尉臧荼後為燕王以布為將及臧荼反漢擊燕虜布梁王彭越聞之廼言上請贖布以為梁大夫使於齊



能故同傳  
張之象曰性  
時彭越有賤  
布之德越之  
死布祠而哭  
之越湯如婦  
士為知己者  
死固所甘心  
也  
按師古云  
提李也李  
而欲授之  
于湯也  
唐順之曰越  
今既與漢矣  
乃換一而字  
文有輕重如  
矣  
倪思曰布明  
越功罪无一  
語不肯繁足  
以折帝之氣  
而服其心  
不果

未還漢召彭越責以謀反夷三族已而梟彭越頭於雒陽下詔  
曰有敢收視者輒捕之布從齊還奏事彭越頭下祠而哭之吏  
捕布以聞上召布罵曰若與彭越反邪吾禁人勿收若獨祠而  
哭之與越反明矣趣亨之方提趣湯徐廣曰趣一作走布顧曰  
願一言而死上曰何言布曰方上之困於彭城敗滎陽成臯間  
項王所以遂不能西徙以彭王居梁地與漢合從苦楚也當是  
之時彭王一顧與楚則漢破與漢而楚破且垓下之會微彭王  
項氏不亡天下已定彭王剖符受封亦欲傳之萬世今陛下  
徵兵於梁彭王病不行而陛下疑以為反反形未見以苛小案  
誅滅之一作廣曰小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今彭王已死臣生不  
如死請就烹於是上廼釋布罪拜為都尉孝文時為燕相至將

劉辰翁曰史  
語感動千古  
真能言也  
按布乃稱  
以下是太  
史公借布  
自言樂其  
生平以結  
前案  
董份曰史贊  
其妙前既言  
重死之為得  
矣却又稱樂  
而不重其死  
為烈士彼以  
為貴也死也  
公極苦心處  
都是描寫自  
家一仁胸臆  
陳仁子曰一  
則不輕死一  
則不願死要  
皆略有見於  
又者而迂且  
謂賊妾感慨  
自殺非能勇  
也計奮元復

軍布廼稱曰窮困不能辱身下志非人也富貴不能快意非賢  
也於是嘗有德者厚報之有怨者必以法滅之吳軍反時以軍  
功封俞侯復為燕相燕齊之間皆為樂布立社號曰樂公社景  
帝中五年薨子賁嗣為太常犧牲不如令國除  
太史公曰以項羽之氣而季布以勇顯於楚身屢典軍徐廣曰  
屢一日覆駟索子孟康曰屢  
屢誦之也賁曰屢數也 鞞旗者數矣可謂壯士然被刑戮為  
人奴而不死何其下也彼必自負其材故受辱而不羞欲有所  
用其未足也故終為漢名將賢者誠重其死夫婢妾賤人感慨  
而自殺者徐廣曰或非能勇也其計畫無復之耳徐廣曰復一  
太史公亦樂布哭彭越趣湯如歸者彼誠知所處如淳曰非死  
難不自重其死雖往古烈士何以加哉



之者乃借以  
自述其隱忍  
苟活以取史  
書之意  
凌約言曰太  
史公于七十  
之隱忍而不  
死若必責其  
不容口豈其  
不志哉元非  
欲以自明且  
計其禍則于  
聊之情耳

索隱述贊曰季布季心有聲梁楚百金猶諾十萬致距出守  
河東股肱是與樂布哭越犯禁見虜赴鼎非寬誠知所處  
黃震曰按季布廷斥樊噲橫行之說使高后不復事兵  
然則孝惠高后之世海內無事衣食滋殖季布力也布  
故勇將不為技癢而有老成安靜之言斯可尚矣樂布  
挺身就烹以雪彭王之冤所以警悟高帝何如哉嗚呼  
孰能與於此

樂布列傳四

袁盎鼂錯列傳第四十一

史記一百一

袁盎者楚人也字絲父故為羣盜徙處安陵高后時盎嘗為呂

祿舍人及孝文帝即位盎兄噲任盎為中郎如淳曰盎為兄所保任故得為中郎

絳侯為丞相朝罷趨出意得其上禮之恭常自送之徐廣曰自

袁盎進曰陛下以丞相何如人上曰社稷臣盎曰絳侯所謂功

臣非社稷臣社稷臣主在與在主亡與亡方呂后時諸呂用事

擅相王劉氏不絕如帶是時絳侯為太尉主兵柄弗能正呂后

崩大臣相與共畔諸呂太尉主兵適會其成功所謂功臣非社

稷臣丞相如有驕主色陛下謙讓臣主失禮竊為陛下不取也

後朝上益莊丞相益畏已而絳侯望袁盎曰吾與而兄善今兒  
廷毀我盎遂不謝及絳侯免相之國國人上書告以為反徵繫

朱翌曰漢文  
欲仕賈誼公  
卿絳侯之屬  
皆害之其後  
人告絳侯反  
繫獄誼言待  
大臣无礼以  
感悟文帝及  
現袁盎為文  
帝言絳侯功  
臣非社稷臣  
且言臣主失  
礼其後係清  
室諸公莫敢  
為言惟盎明  
絳侯无罪誼  
固不憤前愆  
盎亦不遂前  
非皆憐之幸  
也  
按主在二  
句只是形  
容与臣同  
休戚意



茅坤曰看他  
兩及字與上  
弗用上弗听  
多是文中轉  
折措置處  
王整曰古人  
之誼无如是

清室。漢書作請室。應劭曰：請室，謂罪之室。若今鍾下也。如淳曰：請室，獄也。若古刑於甸師氏也。宗室諸公莫敢為言。唯表、蓋、明、絳侯無罪。絳侯得釋，蓋頗有力。絳侯乃大與蓋結交。淮南厲王朝，殺辟陽侯，居處驕甚。表、蓋諫曰：諸侯大驕必生患，可適削地。上弗用。淮南王蓋橫，及棘蒲侯柴武太子謀反，事覺，治連淮南王。淮南王徵，上因遷之蜀，輜車傳送。表、蓋時為中郎將，乃諫曰：陛下素驕淮南王，弗稍禁，以至此。今又暴摧折之，淮南王為人剛，如有遇霧露行道死，陛下竟為以天下之太弗能容，有殺弟之名。柰何！上弗聽，遂行之。淮南王至雍，病死。聞，上輟食，哭甚哀。蓋入頓首請罪，上曰：以不用公言至此。蓋曰：上自寬，此往事，豈可悔哉！且陛下有高世之行者三，此不足以毀名。楊慎曰：謂有高行不足毀名。止上曰：吾高世行三者何事。是蓋人主心術比于俳優解。

交約言曰太  
更公叙高世  
之行三各引  
古人証一以  
曾參一以黃  
育一以巢由  
而曰過曾參  
遠曰過許由  
四曰金育育  
不及陛下文  
法整齊中不  
整齊與神編  
之妙

交約言曰先  
以引大體抗  
慨提提後緊  
按諫帝下趙  
同諫帝却慎  
既諫帝却慎  
夫人坐歷上  
証之皆根引  
大體抗慨一  
句來

蓋曰：陛下居代時，太后嘗病三年，陛下不交睫，不解衣，湯藥非陛下口所嘗，弗進。夫曾參以布衣，猶難之。今陛下親以王者修之，過曾參孝遠矣。夫諸呂用事，大臣專制，然陛下從代乘六乘，傳馳不測之淵。瓚曰：大臣共誅諸呂，禍福尚未可知。故曰：不測。雖貴育之勇，不及陛下。陛下至代邸，西向讓天子位者再，南面讓天子位者三。夫許由一讓，而陛下五以天下讓。過許由四矣。且陛下遷淮南王，欲以苦其志，使改過，有司衛不謹，故病死。於是上乃解曰：將柰何？蓋曰：淮南王有三子，唯在陛下耳。於是文帝立其三子，皆為王。蓋由此名重朝廷。表、蓋常引大體抗慨，宦者趙同。徐廣曰：漢書作談字。以數幸，嘗害表、蓋。表、蓋患之。蓋兄子種為常侍，騎持節夾乘。索隱曰：舊儀云：持節夾乘，與騎說。蓋曰：徐廣曰：說君與鬪，廷辱之，使其從者則云常侍騎也。



毀不用。孝文帝出，趙同參乘。表益伏車前曰：「臣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今漢雖乏人，陛下獨奈何與刀鋸餘人載於上笑，下趙同。趙同泣下車。」文帝從霸陵上，欲西馳下峻阪。表益騎並車擊轡，上曰：「將軍怯邪？」益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聖堂。」索隱曰：臨堂邊也。○索隱曰：衡木行馬也。騎音奇，纂要云宮殿四面欄縱者云欄，橫者云楯。聖主不乘危而徼幸。今陛下騁六駢，如淳曰：六馬之疾若飛。馳下峻山，如有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柰高廟太后何。上乃止。上幸上林，皇后慎夫人從其在禁中。常同席坐。及坐，郎署長布席。正義曰：蘇林云郎署上林中直南之署。表益引卻慎夫人坐。師古曰：卻謂退而卑之也。慎夫人怒，不肯坐。上亦怒，起入禁中。益因前說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陛下既已立后，慎夫人乃

士應麟曰：樊陰諫高帝曰：獨不見趙高之車，子亥益諫文帝曰：獨不見人疑乎。以近事為鑒，則其言易入也。

妾。妾主豈可與同坐哉。且陛下幸之，即厚賜之。陛下所以為慎夫人，適所以禍之。陛下獨不見人疑乎。於是上乃說，召語慎夫人。慎夫人賜益金五十斤。然表益亦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中。案孝文時直諫尚不容，况他主乎。調為隴西都尉。仁愛士卒，士卒皆爭為死。遷為齊相，徙為吳相，辭行。種謂益曰：「吳王驕日久，國多姦。今苟欲劾治，彼不上書告君，即利劍刺君矣。南方卑溼，君能日飲，毋何。」古無何言，更時說王曰：毋反而已。如此幸得脫，益用種之計。吳無餘事也。王厚遇益，益告歸。道逢丞相申屠嘉，下車拜謁。丞相從車上謝表益，表益還愧其吏。乃之丞相舍上，謁求見丞相。丞相良久而見之，益因跪曰：「願請閒。」丞相曰：「使君所言公事之曹與長史掾議，吾且奏之。」即私邪，吾不受私語。表益即跪說。按漢書作起說，是今史本多作



按表益諫  
趙同驂乘  
正論也實  
則恐其害  
已戒中  
加也  
言也  
愧其  
盜平  
詐率  
也

說義曰君為丞相自度孰與陳平絳侯丞相曰吾不如表益曰  
善君即自謂不如夫陳平絳侯輔翼高帝定天下為將相而誅  
諸呂存劉氏君乃為材官蹶張遷為隊率積功至淮陽守非有  
奇計攻城野戰之功且陛下從代來每朝郎官上書疏未嘗不  
止輦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言可受採之未嘗不稱善何也則  
欲以致天下賢士大夫上日聞所不聞明所不知日益聖智君  
今自閉鉗天下之口而日益愚夫以聖主責愚相君受禍不久  
矣丞相乃再拜曰嘉鄙野人乃不知將軍幸教引入與坐為上  
客益素不好鼂錯鼂錯所居坐益去益坐錯亦去兩人未嘗同  
堂語及孝文帝崩孝景帝即位鼂錯為御史大夫使吏案表益  
受吳王財物抵罪詔赦以為庶人吳楚反聞鼂錯謂丞史曰如

茅坤曰錯之  
款治盜以反  
也所謂先自  
行明賊以陷  
人宜其討不  
旋踵陰符家  
之驗筆上矣

曰百官表御史大夫有  
兩丞丞史丞及史也  
夫表益多受吳王金錢專為蔽匿言不  
反今果反欲請治益宜知計謀丞史曰事未發治之有絕  
謂有絕吳  
反心也  
今兵西鄉治之何益且表益不宜有謀鼂錯猶與木  
決人有告表益者表益恐夜見竇嬰為言吳所以反者願至上  
前口對狀竇嬰入言上上乃召表益入見鼂錯在前及益請辟  
人賜間錯去固恨甚表益具言吳所以反狀以錯故獨急斬錯  
以謝吳吳兵乃可罷其語具在吳事中使表益為太常竇嬰為  
大將軍兩人素相與善逮吳反諸陵長者長安中賢大夫爭附  
兩人車隨者日數百乘及鼂錯已誅表益以太常使吳吳王欲  
使將不肯欲殺之使一都尉以五百人圍守益軍中表益自其  
為吳相時嘗有從史從史嘗盜愛益侍兒  
婢也  
益知之弗泄



劉辰翁口有  
從史又有不  
忍刺之客何  
奇士之多也  
惜史逸其名

按師古云  
分背一時  
各去也

遇之如故。人有告從史言君知爾與侍者通，乃亡歸。表益驅自  
追之，遂以侍者賜之，復為從史。及袁盎使吳，見守從史適為守  
益校尉司馬，乃悉以其裝齎置二石醇醪，會天寒，士卒饑渴，飲  
酒醉，西南陬卒皆卧。司馬夜引袁盎起，曰：君可以去矣。吳王期  
旦日斬君。益弗信，曰：公何為者？司馬曰：臣故為從史，盜君侍兒  
者，益乃驚謝曰：公幸有親。文頤曰：言吾不足以累公。司馬曰：君  
第去，臣亦且亡。避吾親。如淳曰：藏匿吾君何患，乃以刀決張道。  
按：淳曰：張音帳。○索隱曰：從醉卒直隧出，司馬與分背。表益解  
節，毛懷之杖步行七八里，明見梁騎騎馳去。文頤曰：梁騎擊吳  
馬馳去也。遂歸報吳，楚已破。上更以元王子平陸侯禮為楚王。袁盎  
為楚相，嘗上書有所言不用。表益病免，居家與閭里浮沈相隨。

劉辰翁口皆  
史記草創之  
妙又增劇孟  
无故生問答  
其高  
張之家曰平  
原君尚不知  
毛薛二公安  
凌富人安能  
知劇孟  
倪思曰：子長  
只是借他人  
寫出胸次間  
事

行鬪雞走狗。雒陽劇孟嘗過袁盎，盎善待之。安陵富人有謂盎  
曰：吾聞劇孟博徒，如淳曰：博徒，戲之徒。將軍何自通之？盎曰：劇孟雖博徒，  
然母死，客送葬車千餘乘。此亦有過人者。且緩急人所有。夫一  
旦有急叩門，不以親為解。張晏曰：不語云親不聽也。瓚曰：凡人  
不以存亡為辭，天下所望者，獨季心、劇孟耳。今公常從數騎，徐  
曰：常一一旦有緩急，寧足恃乎？罵富人，弗與通。諸公聞之，皆多  
表。盎表益雖家居，景帝時時使人問籌策。梁王欲求為嗣，袁盎  
進說，其後語塞。索隱曰：案以益言其後，立梁王之語塞絕也。梁王以此怨盎，曾使人  
刺盜刺者至關中，問表益。諸君譽之，皆不容口。乃見袁盎曰：臣  
受梁王金來刺君，君長者，不忍刺君。然後刺君者十餘曹。如淳  
輩備之。表益心不樂，家又多怪，乃之掾生所問占。徐廣曰：掾一作服駟案文。



董份曰梁判  
蓋天使報錯  
之子言非  
之一問

穎曰陪音陪秦時賢士還梁刺客後曹輩果遮刺殺益安陵郭  
善術者幸昭云陪姓也

按師古云  
隋與峭同  
謂峻服也

按錯物為  
太子舍人  
又為門人  
夫又為太  
子家令

鼂錯者穎川人也索隱曰鼂音朝錯音厝案鼂氏出南陽今西鄂鼂氏自謂子鼂之後也學申商  
刑名於軹張恢先所徐廣曰先即先生○索隱曰張恢先生與雒陽宋孟及劉  
禮同師以文學為太常掌故應劭曰掌故百石吏主故事○索隱曰漢舊儀云太常博士弟子射  
策中甲科補郎中乙科補掌故也錯為人峭直刻深卓昭曰術岸高孝文帝時  
天下無治尚書者獨聞汝南伏生故秦博士治尚書年九十餘

老不可徵乃詔太常使人往受之太常遣錯受尚書伏生所正義

曰衛宏詔定古文尚書序云徵之老不能行遣太常掌故鼂錯往讀之年九十餘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多與穎川異錯所不知者凡還因上便宜事以書稱說按古十二三畧以其意屬讀而已也此足觀

茅坤曰孝文  
不刊由質見  
錯之本未出  
申錯

劉辰翁曰削  
地非始錯設  
也自賈生稱  
哭表益諫准  
南意者漢廷  
諸臣无不知

秋八以其辯得幸太子太子家號曰智囊數上書孝文時言削  
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書數十上孝文不聽然奇其材遷為  
中大夫當是時太子善錯計策表益諸大功臣多不好錯景帝  
即位以錯為內史錯常數請閒言事輒聽寵幸傾九卿徐廣曰九一作  
公法令多所更定丞相申屠嘉心弗便力未有以傷內史府居  
太上廟墻中門東出不便錯乃穿兩門南出鑿廟墻垣索隱曰墻謂墻  
外之短垣也丞相嘉聞大怒欲因此過為奏請誅錯錯聞之即  
夜請閒具為上言之丞相奏事因言錯擅鑿廟垣為門請下廷  
尉誅上曰此非廟垣乃墻中垣不致於法丞相謝罷朝怒謂長  
史曰吾當先斬以聞乃先請為兒所賣固誤丞相遂發病死錯  
以此愈貴遷為御史大夫請諸侯之罪過削其地徐廣曰一云



當制持畏村  
及已偷安且  
夕耳鑄為文  
帝家令時即  
以為言至是  
請削之蓋忠  
臣用心含是  
无大者錯父  
金馬亦知安  
劉不得不知  
則其子忠也  
非誤劉氏也  
董份口結父  
誤稱何也必

美坤口有鄧  
公一限是錯  
功罪幾發明

侯或連數郡非古之制非久長收其枝郡奏上上令公卿列侯  
策不便請削之上令公卿云云宗室集議莫敢難獨竇嬰爭之由此與錯有卻錯所更令三十  
章諸侯皆誼譁疾鼂錯錯父聞之從潁川來謂錯曰上初即位  
公為政用事侵削諸侯別疏人骨肉人口議多怨公者何也鼂  
錯曰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錯父曰劉氏安矣而鼂  
氏危矣吾去公歸矣遂飲藥死曰吾不忍見禍及吾身死十餘  
日吳楚七國果反以誅錯為名及竇嬰袁盎進說上令鼂錯衣  
朝衣斬東市歸有光曰漢書言鼂錯欲令上自將其而身居守  
史記不載或是傳致之詞蓋廷尉奏獄難用削地  
為罪鼂錯已死謁者僕射鄧公正義曰孔文  
正義曰孔文為校尉擊吳楚軍  
為將還上書言軍事謁見上上問曰道軍所來如淳曰道路從  
吳軍所來也鼂  
由也聞鼂錯死吳楚罷不鄧公曰吳王為反數十年矣發怒削

按錯附直  
深刻本李  
申商刑名  
來而且素  
蒙寵幸極  
隆所以益  
肆其志而  
卒受討也  
茅坤曰景帝  
聞鄧公言固  
已恨袁盎輩  
所為說殺見  
錯矣而不聞  
且下誅盜豈  
帝忌過而特  
匿之耶  
按錯既死  
程一校曰袁  
盎巧言小人  
子長豈不知  
其鮮仁哉而  
曰仁心為質  
蓋指其能救  
終侯而自傷  
也

地以誅錯為名其意非在錯也且臣恐天下之士噤口不敢復  
言也上曰何哉鄧公曰夫鼂錯患諸侯彊大不可制故請削地  
以尊京師萬世之利也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  
為諸侯報仇臣竊為陛下不取也於是景帝默然良久曰公言  
善吾亦恨之乃拜鄧公為城陽中尉鄧公成固人也正義曰梁  
州城固縣  
也多奇計建元中上招賢良公卿言鄧公時鄧公免起家為九  
却一年復謝病免歸其子章以修黃老言顯於諸公間  
太史公曰袁盎雖不好學亦善傳會仁心為質引義抗慨遭孝  
文初立資適逢世張晏曰資才也適  
值其世得聘其才時以變易張晏曰謂  
景帝立及吳  
楚一說說雖行哉然復不遂好聲矜賢竟以名敗鼂錯為家令  
時數言事不用後擅權多所變更諸侯發難不急匡救欲報私



誰。按一二語最中錯病。反以亡軀。語曰變古亂常。不死則亡。豈錯等謂邪。

索隱述贊曰表盜公直亦多附會攬譽見重却希翳賴晁錯建策屢陳利害尊主卑臣家危國泰悲彼二子名立身敗黃震曰絳侯元勳也淮南王帝親弟也盜反出為郎皆斥其失既而明絳侯無謀止淮南王遷蜀者亦盜也盜以故名重朝廷下趙同之參乘却夫人之同坐申屠相稍不為禮則折脇之盜殆以強直自矜者歟沮梁王之謀雖以忠見賊迹其平昔亦非自全之道矣

表盜鼂錯列傳第四十一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一終

洪邁曰表盜每借公言以報私怨初非盡忠一意為君上者也嘗為呂祿舍人故怨周勃乃有非社稷臣之語致文帝有輕勃心嘗謂申屠嘉嘉弗為禮則之丞相舍折困之為趙同所害故沮止其驍乘素不為見錯故因吳反事詩之蓋盜本安陵諸盜宜其伎心忍矣如此死于則容非不幸也







